第七章：翩若惊鸿

“休屠王今日与程大人今日辛苦我们都看在眼里，本王就代表诸位敬你一杯。”坤亲王明颉起身向司马恒烨举杯示意。

皇帝还没有到场，席宴尚未开始，人已经到的差不多，按照座位顺序，天子和太后于上座，坤亲王在左侧下首第一位，靠近太后，而司马恒烨的位置是右侧第一位，

“不过是臣分内之事罢了，谈不得辛劳。”司马恒烨一愣，觉得突然但也隐藏的很好，起身回礼，嘴角弯起一个恰到好处的弧度，一如他平日展现的模样温和得体，将面前的酒一饮而尽。

“休屠王果然爽快，难怪皇妹会喜欢你这样的人，就连明家的新年宴，也要你来操持，是吧，司马大人。”明颉将最后的“司马大人”四个字放缓了声音，原本还热闹的宴会厅一下子变得安静了很多，大家不约而同的看向最前方的两位，有一些心照不宣的事情公然提起，不知这坤亲王是有何用意，但更多人窃窃私语，仿佛在看一场好戏，也期待着司马恒烨该如何回应。

“臣受圣恩，官至礼部侍郎，自是要为皇上分忧，如今后宫无人，新年宴会自然是我和内廷总管程大人一同主持办理，不知臣的回答，坤亲王是否满意，若是宴会安排还有什么疑虑，臣可一一为您解惑。”司马恒烨面上仍是带着笑，声音温润内敛，回答也滴水不漏，在月白色的长衫映衬下，倒确实如几年前的传言一般，朗月青竹，举手投足之间皆是贵气。

“本王确有一问，还请司马大人解惑。”明颉不急不慢的放下杯子，面上也露出微笑，慢条斯理的用帕子擦拭着手，又向前做拱手礼：“按照惯例，这上五席是亲王公主们的位置，不知司马大人为何坐在本王对面的右下位呢？”

“本王为先帝亲赐的超一品亲王爵位，长幼有序，坤亲王比本王年长一年，是为兄，自然是坤亲王兄长在左尊位，本王顺次而下为右位。”司马恒烨低头，给自己又斟上了一杯酒，勾唇轻笑，抬头看着明颉的眼睛：“新年家宴，本王敬兄长一杯。”

“圣上驾到——太后驾到——！”

门口的内侍适时地通报声音传来，倒是免去了明颉思考如何面对司马恒烨的问题，不满地看了旁边一眼，两个人顺着人群跪了下去，大殿上响起来此起彼伏又声势浩大的“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这场无意义的暗流涌动也无疾而终，山呼万岁的盛大场景中只能把见不得光的心思都压在心底，来维持这面上的繁华，可能还有不甘，但不是现在。

甚至司马恒烨都不会认为这是一场针锋相对，他自小长于宫禁，又因相貌出众被鸿安帝带在身边频繁出入于北疆宴会或者是国家邦交场合，鸿安帝也有心将他培养为一个外交家，常年三十七部王族之间游走，浸淫多年，早就练就了一副完美的社交面具，暗语和应对话术也烂熟于心，明颉的挑衅只是年纪小的时候和其他王子拌嘴时用的套路，很典型的宫禁之内的话术，实在是幼稚。

皇帝明珑搀着太后一同走进大殿，吴太后是皇帝生父，如今不过半百，自明珑登基后，如今的吴太后似是苍老了很多，司马恒烨回忆起自己刚封王的时候曾在宫宴上见过还是贤妃的吴太后，面容俊毅，乌发挽起，绛蓝色宫装虽不及如今的明黄色宫装庄严亮眼，但也衬得人神采奕奕。

作为皇权的争夺者，吴太后无疑是这文周王朝中最大的赢家，吴家从一个名不经传的中流世家一朝崛起，皇帝恭敬孝顺，该是圆满的结局，但又为何华发丛生，明黄宫装上的繁复龙纹威严肃穆，给该是温润的面孔添了一份肃杀之气，若是两年前的吴太后必然是天家威严贵胄逼人，现如今的白发倒是多了一份颓唐之气。

明珑在上座站定，举起酒杯面向众臣：“诸位爱卿，今日为长祥元年的新年宴，万户迎春，喜庆均沾，此时此刻，华灯璀璨。千山万水，温暖无限。今日与诸位爱卿一道，旧兮送往，新兮迎来，豆蔻耄耋，共享清欢，朕在这里恭祝诸位新禧。”

“臣等恭祝陛下和太后新春安乐。”作为众臣之首，坤亲王明颉率先叩拜，其余人等也跟着拜礼。

“众爱卿平身。”明珑的声音从上首传来：“既是宴会，诸位爱卿不必拘礼，程启年，传开席。”

“开——席——”

内侍的声音一层层传递下去，从中央正殿到偏殿，宴席正式开始，宫女和内侍鱼贯而入，为各位王公大臣斟酒布菜，一时间觥筹交错，热闹非凡。

“休屠王外衫上的绣花倒是别致。”明珑坐定之后，气氛松动了些，不似方才拜礼时那般严肃，随口提起了司马恒烨的穿着：“倒是许久不见你穿浅色衣衫了，可是王妃的绣样？今日怎么没有一起来？”

“禀陛下，夫人确实想要来参加宫宴，只是夫人在前几日偶感风寒，夫人自幼体弱，现卧病在床，奔波劳累，臣便没有让她一起来了，还和我闹了许久。”司马恒烨起身，似是想到了瑾安的面容，眼角轻轻弯了一下，低头看了一眼身上的青竹绣样：“这衣服上的图样是由夫人选定，绣坊的绣娘完成的，夫人不敢居功，臣也舍不得让她做这些。臣想着新年该是一场君臣家宴，便没有那么多的规矩，未着朝服，衣衫日常了些，还请圣上恕罪。”

“休屠王俊美非凡，甚是养眼，朕又怎会怪罪于你。”明珑笑道：“这倒叫朕怀念起初见你的时候，也是一袭锦衣白衫，虽然早就听说北疆二皇子皎如玉树临风前，朕瞧个真切之后才发现所言非虚。”

“圣上谬赞。”

“可惜王妃不在，朕也是有些想念她了，正好太医院院正前段时间汇报说研究出来乌金丸，对伤寒杂症的疗效极佳，你取一些带回去。”

“臣谢圣上赐药，不过夫人只是风寒而已，不劳圣上挂心，倒是夫人让臣代为向陛下道声新年安康，还备了礼物，嘱咐臣一定要带给陛下。”司马恒烨从身后拿出一个锦盒，交给身边的内侍，内侍打开之后呈递给明珑。

是一个绣着海棠花的香囊，用的是极好的云锦，明珑将香囊拿在手里，用指腹摩挲着，海棠花下面还绣着一个同色系的“珑”字，绣样虽然简单，工艺也略显笨拙，但是构图和设计都设计巧妙：“瑾安用心了。”

“陛下有福，得了夫人亲自绣的香囊，臣都没有。”司马恒烨笑道，又示意内侍抬上了第二件礼物：“臣代表休屠王府呈上这一件礼物，恭祝陛下新的一年天下太平，四海宾服，九州丰乐。”

这第二件礼物是一座上好的黄花梨镶玉八扇屏风，分别浮雕镂刻八仙过海图，又镶嵌云母水晶琉璃等，在大殿烛火的照耀下流光溢彩，这件屏风装饰富丽、镶嵌丰满、用料考究，就是寻常见惯宝物的在座诸位文周皇族也不禁为之赞叹。

“好精美的屏风。”出声的是下座一位一袭湖蓝宫装的少女，延宁公主眀琳，待到司马恒烨退回自己的位置，娇笑道：“休屠王真是大手笔，皇姐收了这屏风，倒是让我的礼物拿不出手了。”

随即眀琳让内侍呈上自己的礼物，是一对金嵌点翠的流苏长簪，一支是百鸟朝凤，一支是花錾连环，本就稀有的材料被工匠雕刻的细致入微，花蕊和凤眼用珍珠点缀，显得栩栩如生。

“比不得休屠王的富丽堂皇，皇姐莫怪。”眀琳笑着走上前，拱手拜道：“臣妹用这一对长簪，恭祝陛下和太后身体康健，福泽绵长，愿我文周风调雨顺，四海升平。”

“我们兄弟姐妹谁又有皇姐的外祖家境殷实呢，皇姐的礼物拿不出手，那我们的岂不是更加寒酸？”襄郡王明湛笑嗔道，但也没有怒意，眀琳外祖家是赫赫有名的皇商，也确实家底深厚，他呈上一副百福图，是用一百个不用同书法的福字拼凑起来一个大福字：“臣弟恭祝陛下一入新年，万事如意，五谷丰登，民安乐业，贤才汇征，为邦家光。”

“看起来倒是我俗气了。”眀琳笑道，看着百寿图，对这个相差年岁不大的弟弟赞不绝口：“皇弟的书法又精湛了，姐姐实在是佩服。”

“不过是雕虫小技罢了，皇姐喜欢，改日给皇姐也提一副字，皇姐可不能嫌弃。”

“哈哈，那怎会，我必然日日挂在我公主府的书房里。”

“好，好。”坐在上首的明珑拍掌笑道：“不论礼物贵重与否，皇弟皇妹的心意都是贵重的，朕何其有幸能有这份兄弟情谊，程启年，赏。”

“臣等谢主隆恩。”延宁公主和襄郡王跪下叩拜的干净利落，他们自小与明珑交好，可以在大殿上不做沉闷之事，又跪君天经地义，只是坤亲王看到这一幕眸光晦暗了一瞬，转眼间恢复如常。

“老七老九姐弟和睦，倒是让哀家看着顺心，明儿啊你们几个兄弟姐妹都到哀家库房，挑个新年礼物给你们母妃送去。”

“谢太后赏赐。”一众皇子公主都朝着上方叩拜，无论是否真的臣服与明珑，但此时此刻，他们或真心，或假意，都必须得跪拜这一对文周最为尊贵的父女。

“不知臣能否太后讨个赏赐？”司马恒烨立在人群外，在一众皇子公主的暗色宫装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休屠王要向哀家讨个什么赏赐呢？”吴太后方才的笑意还在，声音轻柔，却有一种来自上位者的威严在。

司马恒烨落落大方向前走去，在吴太后面前行了一个大礼：“诸位王爷公主的母妃均得到了太后娘娘的赏赐，臣不敢奢求和诸位王爷公主求同样的恩赐，臣的姑母裕太妃无子嗣傍身，臣也仅剩姑母这一个血缘亲人，实在不忍姑母一人深宫孤苦，故臣今日宴会后想去寿康宫看望一下姑母，以尽孝道，还望太后允准。”

吴太后抬眸看了眼跪在地上的司马恒烨，这个要求倒是他始料未及的，他甚至想过司马恒烨会发起宫变的可能性，瞥了一眼一旁的明珑，对方也无反应，只是看着跪在地上的人，他拿起帕子拭了一下不存在的眼泪，随即叹息一声。

“罢了，你也是个可怜的，你又不缺金银玉器，估计看不上哀家私库，哀家便赐你一块令牌，以后想去看裕太妃就去吧。”

“臣谢太后隆恩。”

过了这一个插曲，随后便是其余王公大臣的献礼，坤亲王进献了一对白孔雀，在大殿上双双开屏，明珑命史官将这一奇观载入史册，其余世家也纷纷献礼，有奇珍异宝，也有古玩书画；程启年将这些礼物有条不紊地安排入库。

接下来才是这场夜宴的重头戏，以新年联欢为名，各大世家纷纷让自家的公子小姐献艺，实则都心知肚明，这是为皇帝明珑遴选后宫之人，各怀鬼胎的世家都铆足了劲，想要在新帝的后宫里挣一番前程。

为公平起见，采取的是抽签的形式，被挑选出来表演的均为坤泽公子小姐们，明珑本人也没有抵触的情绪，反而兴致很高，她顺从父亲的心意前期专心一步一步走上太子之位，大权在握后再选秀充盈后宫，吴太后也为她悉心遴选，甚至为了揣摩女儿的心意，安排近臣司马恒烨一同相看，并允诺明珑可以自己选择后宫之人。

诸葛丞相嫡孙女抽到了首位，粉红色头发的少女身着红色舞裙，长裙曳地，肩披长巾，腰间坠有银片铃铛等配饰，粉红色的头发挽起，又戴金冠，显得俏丽却不轻浮，艳丽非常，她站在大殿中央，向前盈盈一拜：“臣女诸葛绮荔见过陛下，见过太后殿下。”

“嗯。”明珑点头示意她可以开始舞蹈，少女清亮的眼睛中看不出任何掺杂的欲念，倒是让明珑感到意外，方才进入大殿的时候便能感到世家公子小姐对自己赤裸裸的眼神，倾慕也有，但更多的还是渴望和野心，那是她再熟悉不过的眼神，但眼前的少女眼神却干净澄澈，只是抬头看了她一眼便立刻垂眸，不知是舞裙映得还是，脸颊边多了一层薄粉色。

乐声响起，水袖抛出，红色舞衣描绘出鸿雁在空中翱翔的情形，舞姿轻盈、飘逸柔美，一曲惊鸿，一舞惊艳。

一曲结束，明珑还久久未从游弋的舞姿中缓过神来，看着殿上垂眸站着的人，起了逗弄的心思，抚掌微笑道：“诸葛家倒是养了一个好女儿，只是，为何不敢看朕？”

诸葛绮荔从容地跪下：“陛下恕臣女御前失仪之罪，陛下龙章凤姿，臣女不敢看。”

“哦？”明珑歪着头，手里把玩着酒樽：“朕恕你无罪，抬起头来。”

一双湿漉漉的鹿眸撞入明珑的眼帘，少女惶恐又懵懂的眼神无疑取悦了明珑，她起身向大殿中央走去，皇家的威严随着脚步声一步一步传来，诸葛氏族人也在天压下跪了一地，佝偻着腰的诸葛丞相颤颤巍巍地跪在一族人的最前方，但他也揣测不清楚明珑的用意，不敢直接出声喊罪，只是暗自后悔自己把孙女养成了这般天真的性子，不适合伴在君侧，若是皇帝怪罪也好，不至于把自家孩子送入皇宫这牢笼之中。

“回答朕。”明珑抬起她的下巴，迫使跪着的人抬头直视自己：“为何不敢？”

“臣女……怕误终身。”